中國工資佔GDP僅8% 財富分配為何失衡？

文｜顏純鉤

台灣籍經濟學家在大陸「撈」得風生水起的有兩個，一個是林毅夫，一個是郎咸平。林毅夫是從台灣游水偷渡大陸，長時間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可算體制中人。郎咸平相對以民間身份，活躍於大陸不同的傳播平台，因爲算不上體制中人，所以針砭時弊比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個影片，他以各國工資總額佔 GDP 比重，來比較各國國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數字很有趣，值得轉述給大家知道。

美國全國工資總額佔 GDP 比重是 58%，英國是 56%，日本 53%，法國 53%，加拿大 51%，澳洲 47%，西方先進國家在 50% 至 60% 之間，這是第一個層級；此外，南韓 44%，阿根廷 36%，墨西哥 33%，委內瑞拉 31%，拉美國家大多在 33% 左右，這是第二個層級；亞洲國家中，泰國和菲律賓 28%，伊朗和土耳其 25%，這是第四個層級；非洲國家沒有具體數字，郎咸平估計都在 20% 以下，這是第四個層級。

郎咸平在節目中請現場觀眾估計中國的數字，九成以上觀眾都認爲中國國民收入佔 GDP 比重，應該與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後「開古」，原來中國人的收入總額佔 GDP 比重，只有 8%，這是全世界包尾，屬於第五個層級。

郎咸平是經濟學家，在大陸輿論環境下，他不敢說假話，所以這些數字都是經得起拷問的，絕對可信。

請注意，這個數字比較的不是國民平均收入的絕對數字，而是國民收入總額佔 GDP 數字的比重。中國人的收入總額，只佔中國國家 GDP 總額的 8%，相對於非洲國家的 20%，中國少了一倍多。

當然，這與非洲國家的 GDP 數字不高有關係，分母小，分子與分母之比就大。非洲國家 GDP 數字雖然不高，但他們竟然給自己的國民分配了 20% 的國家 GDP，相反的，中國的 GDP 已經高踞世界第二位，中國政府卻只拿出 GDP 8% 的財富來分給中國人。

中國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是怎麼樣的國家？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二是權利歸於人民，三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四是實行計劃經濟。其他的暫時放過，先問一句，是誰決定今日中國國家的財富分配，是中國人民嗎？顯然不是；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嗎？更不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嗎？實際上也不是，因爲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中央決定以後，交給人民代表大會去舉手通過的。

因此，決定中國財富分配的只有中國共產黨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給國民 8% 的 GDP，剩下 92% 的 GDP 去了哪裏？一是去了搞國家級投資，二是去搞國際戰略擴張，三是去搞國防，四是去維持地方政府營運，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質生產力，六是滿足各級黨官貪腐的胃口，最後才輪到分派給一般國民的殘羹剩飯。

所謂社會主義，顧名思義，便是「社會」是最高原則。何爲社會？社會即是全體國民組成，全體國民是這個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國家財富應該最先用來提高全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政府決策時，國家利益雖然重要，但國民利益應該凌駕國家利益。如果國民利益被國家利益剝奪，國家對國民便沒有意義，那不叫社會主義，叫國家主義。

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先設法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礎上，才去滿足國家發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過來，以國家碾壓國民，置國民基本需求於不顧。今日中國人大面積返貧，中共政府對此無動於衷，這便是我們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角度。

爲甚麼非洲國家那麼窮，但他們分配給國民的收入總額卻比中國高？因爲他們的政府重視國民生活多於國家發展，國家發展可以慢一點，但國民不能朝不保夕。爲甚麼中國人收入佔 GDP 比重那麼低，因爲中國政府維持統治需要更多錢，這些錢從哪裏來？唯一的途徑就是從每個中國人口袋中來。

說穿了，中共搞的社會主義，不是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只是中共以社會主義爲名，巧取豪奪的一種口實而已。爲甚麼中共的改革開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絕對不會搞政治改革，因爲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會主義改到資本主義那頭去了。中國一實施資本主義，最終就會改行議會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與人權、實現充分的個體自由，那時中共就「冇碇企」，國家就不是中共的，紅色家族就會「見財化水」。

中國 2025 年的 GDP 總值爲 140 萬億元人民幣，如果中國人的收入佔 GDP 提升到泰國與菲律賓的 28%（都是亞洲國家，沒有理由不如他們），那就相當於 39.2 萬億人民幣，這筆財富給全中國 13 億人分，每人可得 3 萬元。每年多收入 3 萬元，等於每個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這是以常識推斷的數字，以目前中國國民收入佔 GDP 低至 8%，要提升到 28%，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趕上泰國、菲律賓，對中國人也是不無小補，再努力幾年，中國有沒有機會追上南韓呢？按理也應該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這樣幹。

郎咸平的數字裏沒有台灣，我問了 AI，它的回答是：受僱人員報酬（勞工薪資與福利），佔 GDP 比重 43.1%，正差不多是南韓的 44%，可見台灣人現在的收入佔 GDP 比重，已經居於世界第二高層級，同樣是中國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還有臉要去統一人家！

看了這些數字，我們便明白，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實質是中共誆騙中國人的伎倆，說穿了一毛錢不值。問題是，還有那麼多中國人，至今說到「祖國母親」，還要熱淚盈眶，有誰反對共產黨，還要罵人家是漢奸——這些人是蠢到家了，還是活該永世爲奴？

中國出口浪潮引發全球焦慮

文｜東方

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出口激增以及「產能過剩」的憂慮，被部份觀察家視爲中美之間的一種雙邊貿易摩擦。然而，就在剛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這一敘事被徹底改變。會後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批評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這標誌著國際社會對北京政府的施壓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

從歐洲到亞洲，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公開表達對中國出口主導戰略的深切焦慮。不過，這份聲明的用詞相當隱晦，並沒有指名道姓地指責中國，而是把矛頭指向了「具有過度且持續外部順差」的國家。聲明敦促這些經濟體消除導致全球溢出效應的「非市場政策」，並通過制度建設提振內需。

中國去年貿易順差高達 1 萬 2 千億美元，毫無疑問，「具有過度且持續外部順差」的國家，就是中國。如果你還存有疑慮，那麼這個文件唯一的反對者，就是中國，因爲北京堅決反對有關出口依賴和產能過剩的段落。

儘管會議聲明沒有指名道姓，但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透露，各國的情緒已經跨越了一個敏感的分水嶺。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開始意識到，本土的汽車、電子和重工業等核心產業正在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

今年 2 月，法國政府發布了一份報告，標題是：《中國蒸汽壓路機》，直言不諱地批評說，中國的出口浪潮正威脅著歐洲生產體系的核心。而 G20 成員國之一的發展中國家印尼，也公開抱怨廉價進口商品的湧入正在重創本土工業。

不過，雖然達成了這種罕見的國際共識，並不等於國際社會從此就會同仇敵愾、採取統一行動。儘管美國已經構築起了堅固的關稅壁壘，但其他國家並沒有跟隨華盛頓的步伐。面對挑戰，各國都有自己的算盤，一起喊口號可以，一起行動就很難了。

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跟特朗普反覆無常、不可預測的貿易政策有關，同時各國也擔心遭到北京的報復。比如，面對美國的關稅戰，中共曾在全球範圍內實施關鍵稀土出口限制，給全球製造商造成了巨大打擊；此前，中日兩國因台灣問題發生摩擦時，北京也曾切斷對日本的特定礦產出口。

業內人士說，G20 的其他簽字國其實並不希望跟中國直接對著幹。之所以能夠達成這份聲明，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其措辭足夠溫和與寬泛，足以讓各方在無需公開承擔後果的前提下簽字背書。

這場 G20 風波深刻揭示了當前全球化深水區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當中國試圖通過強大的製造業規模和出口來消化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時，其產生的溢出效應已經觸動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神經。

中國網民嘲笑林肯號的自我反射

文｜李濠仲

9 月 2 日，美國航母林肯號在連續航行 250 天，官兵各個兵疲馬困下，終於停靠泰國東部林查班港稍作休息。由於航行時間太長，一度傳出船上糧食短缺，甚至疑有士兵不耐長時間惡劣的海上生活，試圖跳海。總之，這確實不是美國海軍光彩的一面。

而就在林肯號即將駛入泰國時，有人拍攝到了林肯號船身外觀多處生鏽，這一幕，很快就在中國社群媒體廣傳，理所當然，這又爲中國訕笑美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中國官媒新華社還以〈林肯號的「鏽跡」與美軍的「透支效應」〉爲題，寫了一長篇林肯號「窘態百出」的報導。

林肯號從去年 11 月駛離聖地牙哥港，原定在太平洋和南中國海執行爲期六個月的任務，因美國對伊朗開戰，軍艦被調往波斯灣，部署時間隨之多次延長，才創了這次連續航行日的紀錄。

只是，中國網民抓住林肯號的外觀對其訕笑，一來，或許更反映了極權專制國家下，舉國對「表象」的執著。極權國家總把表面功夫放在首位，通常有幾個原因：第一，以打造出的公共形象，掩蓋對內部鎮壓；第二，利用視覺展示，向民眾和外國人證明其權威的合法性；第三，表面的一致性，同時帶有強制公民服從的信息；第四，象徵性的門面，往往是遮掩貧困和體制弊端的最好工具；最後，不只物理上如此，他們更要爲領導人塑造出完美無瑕、神一般的形象。

從上述幾個角度，林肯號外觀的鏽蝕，當然會被中國視爲一種衰敗。問題是，美國海軍會因爲這樣就感到自己不如人嗎？我們或許可以從代表美國精神之一的紐約市，釐清究竟誰才比較像是脆弱的一方。

紐約市有的是豪華景觀，光是曼哈頓區，就有多達 20 棟超高摩天大樓，燈火通明的夜晚，從此岸望去，全城就像鑲鑽一樣；但它也不全然都是最新穎的建築，老舊的街區、房舍，甚至每日載客量達數百萬人次的地鐵，要說它鏽蝕、殘破，也不爲過。問題是，回到紐約人的靈魂深處，這座城市之所以讓全世界，包括中國人都趨之若鶩，原因卻在看似搖擺不定的進步和破舊表面下。

終究，紐約最觸動人心的一面，通通都是它歷史上多次從極端困境中掙脫的精神。當我們稱 20 世紀 3、40 年代的美國人是「最偉大的一代」時，其實指的並不是這代人過得多繁榮富裕，而是他們曾歷經長達 10 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個會保存易開罐、橡皮筋，會把金幣和鈔票藏在床墊下忍耐難關的一代，也是同時會上街爭取民權、民主，其後倡議反戰的一代。

即便到了 21 世紀，紐約市先有 911 事件的衝擊，後有 Covid-19 疫情肆虐，每一次事件發生，新聞頭條就如同遇上經濟大蕭條一般，都用到了「天塌下來了」的形容詞。眞要這樣講，紐約市的天不知已塌下來幾次了，而它卻總能以比之前更強悍的姿態重新崛起。所以當有人形容何謂紐約精神，永遠都和韌性脫不了關係。知名的紐約市公共圖書館，門前兩座石獅子，一隻叫「忍耐」，一隻叫「堅毅」，爲甚麼不叫雄壯、威武，紐約人眞正在乎自己的是甚麼，答案已經很清楚。

《紐約之魂》的作者莫雷爾曾這樣形容紐約：「這座城市不斷演變，自我吸收，改變著它的規模和形態……」文意看似柔順，但只要稍微回顧它的歷史，即知紐約爲甚麼從來不說自己堅不可摧，因爲它最自豪的其實是自己不畏懼命運打擊的一面。

紐約市當然有很多問題，高昂的房屋租金；貪婪的華爾街商人；橫行街頭的鼠患；舒適度數一數二差的地鐵，表象環境的破損，當然要檢討，但何以歷年仍有人前仆後繼前去追夢，因爲對所有人（包括中國人）來說，來到這裏尋求的都不是歸屬，而是一種標記——一種在紐約生態系下，自我鍛造出的驚人生命力。

從帶有美國精神指標的紐約市，拉回看林肯號，它船身的鏽蝕，便在其次，中國網民逮到機會要「自嗨」一番，並無不可，只是搞錯方向。至於 250 天連續海上航行，換做任何其他國家軍艦，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轉自《上報》

